

四季風 秋尤香

大自然的風，無色無味，只有旋律。然而，當它那無限拂遠的身段掠過大地的時候，萬物爭先獻媚，趕緊把自身氣味依附着風遠行。其中最突出者，自然成了風的味道，飄飄然遊走四方。也許，這就是風「味」。

春天的風，清爽淡泊，帶着雨絲的濕氣，有點微微的青草氣息。

夏天的風，灼熱陽剛，藉着太陽的威力，展示辣辣的刺鼻味道。

冬天的風，凜烈嚴峻，憑着大雪的肆虐，傳遞冷冷的苦澀感受。

惟有秋天的風，不冷不熱，輕輕揚揚，帶來遍地的稻香、麥香和果香，帶來豐收的喜訊和人們的歡樂。

我最初感受到秋風的香味，還是在讀高中的時候。那時，學校在春秋兩季都要響應上級號召，組織學生到鄰近的鄉村支農，每次一個星期。春插秧，秋收割。相對而言，我更喜歡割稻，因為春天多雨水，田裏又灌滿水，一天勞累下來，渾身濕漉漉的，滿是泥漿。秋日則不同，天高氣爽，地裏乾涸，鐮刀下一束束飽滿的稻穗捧在手裏，喜悅湧上心頭。

挺起身子，放眼一望，田野一片金黃。一陣微風吹過，稻香撲鼻而來。真想多吸一口這秋風送來的樸實清純的香味。而收工回來，家家戶戶屋頂升起裊裊炊煙，在晚風的吹拂下，村子裏瀰漫着一片誘人的新米香，令人陶醉。晚餐時候，大家圍着炊事班同學抬來的一桶桶新米飯，熱氣升騰，米香隨風擴散，沁入肺腑。剛在小溪戲水沖洗、感覺懶懶散散的身軀，一下子充沛起來，滿是活力。

秋風送來的味道如此迷人，

四季風，秋尤香，誰不愛？



客居人語
姚 船

難怪不少家長，尤其在農村，把自己的女孩子命名為「秋香」，其寓意不言而喻，期望着豐收和生活的美好。

後來，我很少去農村。尤其到加拿大後，再聞不到田野的稻香。不過，秋天，在這片他鄉土地上，卻領略到同樣醉人的麥香和果香。當我們秋日開車去外地旅遊的時候，那一望無際金燦燦的麥浪映入眼簾。收割機忙碌着，塵埃在機後飄浮，風兒卻把麥香送到遠方。車子行駛在貫穿麥田的公路上，令人置身於一個充滿色香味的世界。

而每到十月，當蘋果熟了的時候，不少家庭都會攜老帶少，到城市周邊農場採摘。第一次去蘋果園，感覺十分新奇。樹不高，一排排整齊排列着，掛滿纍纍紅艷艷的果實，舉手可摘。真驚嘆農人的勤勞智慧和造物主的慷慨大方，讓人們享受豐收的盛宴。

不一會，提在手裏由農場準備的籃子已裝滿了。這裏有不成文規定，籃子裏的蘋果要過磅付款，而要嘗試的悉隨尊便，多多不拘。不少人邊走邊嘗鮮，那滿足的心情從臉上呈現出來。而我，更欣賞滿園洋溢的果香。就連樹幹周圍跌落的蘋果，也不吝嗇散發出最後的香氣。滿園的香似乎也隨着車子伴我們回家。滿室蘋果香，真感謝秋的饋贈。

我們常把秋天形容為金秋，因為秋天可貴可愛。對於辛勞了一年的人們，盼的就是秋天的收成。汗水澆灌日月，收穫的季節不會令人失望。田野金黃的色彩，楓葉紅艷的光澤，還有那迷人的香味。而秋風，正是豐收的使者，它帶着勞動果實的醇香，傳遞喜樂的訊息，也送來生活的芬芳。

四季風，秋尤香，誰不愛？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後來，我很少去農村。尤其到加拿大後，再聞不到田野的稻香。不過，秋天，在這片他鄉土地上，卻領略到同樣醉人的麥香和果香。當我們秋日開車去外地旅遊的時候，那一望無際金燦燦的麥浪映入眼簾。收割機忙碌着，塵埃在機後飄浮，風兒卻把麥香送到遠方。車子行駛在貫穿麥田的公路上，令人置身於一個充滿色香味的世界。

發展軟實力必須由教育開始。目前大灣區的文創教育模式仍然有一些可改善和促進合作的地方。相較之下，長三角有着龐大的創意教育體系，由大學以至各種的工藝技術相關學校，營造了一個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

角創意產業區域。

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級創科灣區，擁有家電、電訊設備、無人機、生化基因排序、大型汽車、通訊等列世界前茅的公司。如何運用科技推動文創旅遊發展，是大灣區各城市未來需重視的方向之一。這相關領域的最終目標是，提升大灣區整體文藝水平，透過科技促進文化藝術發展，創造更多人才以及創意生態，令大灣區的軟實力進一步加強。

發展軟實力必須由教育開始。目前大灣區的文創教育模式仍然有一些可改善和促進合作的地方。相較之下，長三角有着龐大的創意教育體系，由大學以至各種的工藝技術相關學校，營造了一個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

化發展模式。

筆者認為大灣區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加強教育布局。換言之，香港和深圳可以擔當更多合作的角色，建立更多藝術科技為本的教育平台。例如，港深是否可以聯手開設一間以藝術科技為主的藝術學院，配合廣州美院的傳統藝術家訓練，再建立一間以科技為本的美術學院？深圳擁有各種科技公司及硬軟件優勢，可以進行創新以及培育人才。這樣融合科技與藝術的學院若能成事，相信會培養出一批既會編程也會藝術的文藝工作者。

另外，文創產業需要大量技術人才，技工和工匠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如何復興技工訓練？傳統的意義在於「人」，而「科技」和「人」的結合，必然要透過工藝。這個模式該如何做，十分值得探討。

大灣區科技藝術推動文創旅遊發展



HK人與事
廣 放

在香港鱗次櫛比、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樓中，還夾雜着許多歷史建築，包括低矮而堅固的唐樓，讓石屎森林裏極具未來感的鋼筋巨人，亦可沐浴昔日舊城的生活氣息，形成香港獨特之都市景觀。漫步街巷，不經意間會有些小確幸。

一日，家住灣仔的朋友帶我走出高樓，跨過大街，穿進小巷，在臨街轉角處，指着一座路邊小樓說「這是一處古蹟」。精神為之一震，抬頭望去，在水泥建築群中，煞是亮眼，香港人話「盲都睇到」，原來是「藍屋」，屬於香港一級歷史建築。

藍屋，一座唐樓。所謂「唐樓」，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在香港出現的典型民宅，據學者考證「唐樓」一詞大約在一八八〇年代出現的。當時唐樓之樓高二至三層，寬約四米半，以青磚砌成，屋頂以木結構及瓦片組成斜頂，唐樓旁設有木樓梯連接各層，有些更有兩呎寬的鐵製騎樓。

到了一九三〇年代，混凝土取代了磚，成為唐樓的主要建築材料，裝飾藝術風格之設計將唐樓點綴得更為典雅。

我們現在看到的藍屋，屬一九二〇年代建築，樓高四層，樓梯間牆壁、單位內窗戶均為木製，露台部分採用鋼筋水泥建造，是香港僅餘幾座有露台建築的唐樓。仔細觀看，原來藍屋的外牆並非全藍色，聞說當年地政署進行修葺時，剛巧油漆工人手上只得藍油，便用了它來美化建築物之外牆。工人就地取材的一筆，成就了藍屋特有之倩麗。

走進藍屋公共空間，細看掛於牆上的歷史資料，始知藍屋能有今天，在近百年後成為香港第一例「留屋留人活化保育建築」的項目，二〇一七奪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卓越獎，乃首次香港此類項目獲此殊榮，殊是不易。原來藍屋同樣遭遇過城市發展之兩難——「拆」與「留」的命運。它如何跨過了這個坎——「拆」下留屋的呢？

藍屋原址，在一八七二年曾是「華佗醫院」（亦稱為「灣仔街坊醫院」），樓高兩層，72至74A號雙數門牌。一八八六年關閉，72號地下變為供奉「神醫華佗」的廟宇。一九二二年重建，一九五〇



藍屋採用「留屋留人」的方式活化。
圖片來源：香港旅發局

年代為黃飛鴻徒弟開設的武館，至一九六〇年代再改為醫館。72號一樓曾開辦專為街坊子弟提供免費教育的「鏡涵義學」，二樓及三樓為戰前灣仔唯一英文學校「一中書院」之校址。此外，「鮮魚商會」、「聯興酒莊」等機構也曾在此。這些機構均由民間自發組成，在不同的年代承擔了不同之社會功能。使藍屋不僅是戰前唐樓建築物的典型代表，還見證了灣仔舊城區之發展及華人生活歷史。

幾個世代，香港人幾乎都是唐樓的住戶，那一份瀰漫在街巷的香港味道是集體記憶。然而，自一九五〇年代末開始，唐樓始漸失寵。當時很多開發商不斷呼籲政府允許他們興建更高大的建築。隨着發展需要，市區土地越發難能可貴，地產商會以唐樓為目標，希望可收地以重建更高層之住宅和商業大廈。歲月知味，光陰留痕，推土機摧毀的不只是一座舊式建築，還有多年的小區網絡，幾代人的往日情懷。近些年全民保育意識高起，要留住「那些年」的記憶。

再說藍屋，一九七八年政府收回72至74號業權，74A業權於二〇〇九年最終歸還政府。鑿於藍屋建築悠久之歷史和獨特唐樓風格，政府於二〇〇〇年將藍屋評為一級歷史建築，旁邊的黃屋評為二級歷史建築，加之橙屋，統稱藍屋建築群。

二〇〇六年市建局計劃將建築群打造成醫館及茶館，藍屋保留，黃屋進行鞏固及復修，橙屋拆卸，居民將被迫遷走。眼見屹立近百年的藍屋「被規劃」，它的生命將被「凍結」，藍屋建築群居民自發聚集商討如何應對將要面臨的收購計劃——除了走與留，拆與建，可有既保護建築，又留下街坊繼續居住之可能性？

兩年的時間，每周一次小區會議，

二十多次工作坊，邀請建築師、文物保育顧問等不同領域專家貢獻意見。終於，政府於二〇〇八年宣布藍屋保育可以「留屋也留人」，原租戶可留於原單位繼續居住。就這樣，藍屋街坊集思廣益策劃的保育活化計劃，真的讓藍屋繼續「活」下來了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，藍屋建築群被列入「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」之政府歷史建築物名單中。次年，非牟利機構連同藍屋居民提出的活化計劃獲得政府批准。活化計劃之多項措施大為改善了居住環境、室內設施，還讓小區成員之間有了更緊密的連結。建築群內設有不少公共空間，內園有開放園地，建築群之間亦有連接橋等，便利居民活動和聯繫，促進他們與小區的互動。

在藍屋的香港故事館中，四周展示着居民家常用品。我靜靜地看了一會，沒有打擾正打瞌睡的老婆婆。她坐在小椅子上，內心一定很踏實，這裏是她熟悉的氣味。曾經的店舖，已變身為時尚的甜品屋、素食店等，激起好奇的遊客張頭探腦。懷舊情起，還可在街坊自辦的舊書店、二手貨舖子裏尋寶，聽聽街坊鄰里們閒話家常。那份被港味填充的記憶，又撲面而來。

離開時已是黃昏，回首望去，藍屋越發亮眼。不僅感嘆，「拆」，城市發展必須要跨之坎，「活化保育」其實比「拆」之坎更大、難度更高。慶幸藍屋之改造，吸取了眾多「拆」之教訓，使它的歷史與美學價值不僅是被觀賞之對象，還依舊具有鮮活之生命。令這座繁華時尚的大都會，依舊還有一些最市井最煙火之氣息，這一縷港味，最讓人念念不忘，又念念回望。

「MOODS情緒」

著名攝影師夏永康「MOODS情緒」藝術展現正於北京的王府中環舉行，展出夏永康過去二十五年中創作的超過一百組代表性的影像作品。展期至十一月二十八日。圖為展場一隅。中新社



來自黃浦江的歌聲

如是我見
陳 安

互聯網的開放包容，視頻節目的豐富多彩，使我這個久居哈德森河畔的人，終於聽到了來自黃浦江的歌聲，尤愛其中三首歌曲：《兩地曲》《歸來的星光》和《黃浦江的夢》。這些歌可能流傳已久，可對我而言，完全是遲到的新歌，曲作者朱良鎮也是個陌生的名字。可喜的是，我終於沒有錯失聆聽和詠唱這些優秀藝術歌曲的機會。

從網上檢索一下，發現朱良鎮和我一樣，也生於一九四〇年代，也在上海郊區長大，他在青浦縣的一個小鎮，我在上海縣的一個小鎮。他有音樂天賦，音樂學院到青浦招生發現了他，覆試時要他為「小雞變公雞」這首童謡譜曲，他很快就在腦子裏譜好了，可就呆坐着不動筆，因為他不會記譜，連簡譜也不會，直到面試老師要他唱出來，代他記譜，這才知道他譜出了一首生動活潑的兒童歌曲，加上順利通過視唱練耳，這個十四歲的男孩就這樣進入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。

少年良鎮知道珍惜這個學習環境，用功又用功，刻苦加刻苦，在良師培育下，才情活現，最後以優異畢業作品《鋼琴小品四首》直

升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。

從作曲系畢業後，朱良鎮踏上了音樂創作的康莊大道。我想不必贅述數十年來他寫了多少通俗歌曲，兒童歌曲，交響合唱，為多少影視、話劇、京劇、舞劇作曲。在獲得這一系列創作成就後，他把心血和精力集中到了藝術歌曲的創作，精彩紛呈，《朱良鎮藝術歌曲選》暢銷書市，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，現在也影響到我們這些愛唱歌的海外華人了。

與通俗歌曲相比，藝術歌曲顯然更富藝術性，更能表達個性、抒發内心感情，唱起來難度更大，也就更有魅力。朱良鎮深諳藝術歌曲的特色，用各種手法使每首歌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。他善用「弱起」把聽眾漸漸帶入意境，用「三連音」使旋律更優美動聽，交錯使用4/4、2/4和3/4拍使節奏更富變化而更有活力，多用難唱的4和7而使曲調更委婉動聽，用四度以上的「大跳」使音色更明亮，用「變調」使色彩更豐富、感情更充沛，寬廣的音域則使激情和深情得到更開闊的抒展，等等。顯然，他已成為中國藝術歌曲的又一位優秀藝術家。

我先被《兩地曲》（王森、朱良鎮作詞）

打動。多位男高音歌手唱出了這首歌的優美旋律，唱出了生活在兩地的心上人的纏綿思念之情。——那黎明的星空是溫柔的目光，那大海的波濤是激情的歌唱，不論在北國或南疆，不論在山中或海上，有情人何時不在互相掛念，不在渴望早日相見？這「兩地」，在我看來，其實也包括海內和海外，旅居國外的人又何不牽掛國內的親人、朋友？白居易有詩云：「我有所念人，隔在遠遠鄉。我有所感事，結在深深腸。鄉遠去不得，無日不瞻望。腸深解不得，無夕不思量。」我想說，請哼哼《兩地曲》的旋律吧，它使「遠遠鄉」的人，能在歌聲裏，在盛開的映山紅裏，在滿天的落霞裏，開心釋懷，解得「深深腸」。

我又被《歸來的星光》（石靖作詞）感動。這是一首為海歸們寫的歌。我在紐約的多位親友先後都成了「海歸」，歸國時心情都有點複雜：國人會怎樣看待他們？當他們乘坐夜航班機降落在祖國的夜色中，將有怎樣的感受？與台灣歌曲《故鄉的雲》中浪跡天涯的游子相似的是，海歸們也滿懷鄉情，聽到了「歸來吧」的呼喚聲，不同的是，他們並未感到

「滿懷疲憊」，「行囊空空」，「眼裏是酸楚的淚」，而是覺得他們是歸來的星光，是夜空中的一顆小星，願用生命之火為祖國的夜空增一點光明，把黎明的陽光獻給親愛的祖國。筆者近耄耋之年，恐已不會當海歸，但我真的欽佩並感謝那些在夜色中歸去、為祖國夜空增光的小星，也相信不論夜空或晴空，祖國的天空將永遠為返家的海歸和游子敞開。

《黃浦江的夢》（賈立夫作詞）則使我感到格外親切。半世紀之前，巴金寫過一篇散文，題為《上海，美麗的土地，我們的！》。在上海長大的人，怎能忘懷我們這片美麗的土地，怎能忘懷黃浦江兩岸的瑰麗美景？江上的白帆，街邊的梧桐，廣場上的鴿群，外灘的鐘聲……人們都說，現在上海比紐約還漂亮，還繁榮，我們這些在紐約哈德森河畔做黃浦江夢的人，不就更期待着早日驅離疫病，讓世界安如泰山，好再親自去上海，去尋根訪舊，去觀瞻新景，看東方明珠怎樣閃亮在黃浦江上。感謝朱良鎮先生和詞作家們，我們將和你們在不同的「兩地」，唱着你們的歌，去仰望星光燦爛的夜空，去做更壯美的黃浦江的夢！